



文房四譜

寒雲歲梅真題

明龍山黃氏刊 增治共樂石



文房四譜序

聖人之道天地之務克格上下縣亘古今究之
無倪酌之不竭是以君子學然後知不足也然
則士之處世名既成身既泰猶復孜孜于討論
者蓋亦鮮矣昔魏武帝獨嘆于袁伯業今復見
於武功蘇君矣君始以世家文行貢名春官天
子臨軒考第首冠群彥出入數載翱翔青雲綵
衣朱紱光暎里閭其美至矣而其學益勤不矜
老成以此為樂退食之室圖書在焉筆硯紙墨



餘無長物以為此四者為學所資不可斯須而闕者也由是討其根源紀其故實參以古今之變繼之賦頌之作各從其類次而譜之有餘不紊既精且博士有能精此四者載籍其焉往哉愚亦好學者也覽此書而珍之故為文冠篇以示來者東海徐鉉

筆譜

硯譜

紙譜

墨譜

附治安藥石



筆譜



翰林學士蘇

易簡集

一之叙事

二之造

三之筆勢

四之雜說

一之叙事

上古結繩而理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依類象形始謂之文形聲相益故謂之字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楊雄曰孰有不由筆苟非書則天地之心形聲之發又何由而出哉是故筆有

大功於世也

釋名曰筆述也謂述事而言之又成公綏曰筆者畢也而能畢舉萬物之開而序自然之情也又墨藪云筆者意也意到即筆到焉又吳謂之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也

又許慎說文云楚謂之聿聿字從聿一又聿音女涉反聿者手之捷功也故從又從巾秦謂之筆從聿竹郭璞云蜀人謂筆為不律雖曰蒙恬製筆而周公作爾雅授成王而已云簡謂之札

不律謂之筆滅謂之黠又尚書中候云玄龜負

圖出周公授筆以時文寫之曲禮云史載筆詩

云靜女其妾貽我彤管又夫子絕筆於獲麟莊

子云紙筆和墨是知古筆其來久矣又慮古之

筆不論以竹以毛以木但能緣墨成字即呼之

為筆也昔蒙恬之作秦筆也柘木為管以鹿毛

為柱羊毛為被所以蒼毫筆非冒兔毫竹管也見

崔豹古今注秦之時併吞六國滅前代之美故

蒙恬獨稱於時又史記云始皇令恬與太子扶蘇築長城恬取中山兔毛造筆

今判
系也

西京雜記云漢製天子筆以昔宝為跗楷毛皆以秋兔之毫管師路扈為之又以雜宝為匣廁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

又漢書云尚書令僕射丞相郎官月給大筆一雙象題云北宮工作

又傅玄去漢末一筆之押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隋珠文以翡翠非文犀之頑必象齒之管豈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綉之衣踐

雕玉之履

王子年拾遺云張華造博物志成晉武賜麟角筆管此遼西國所獻也

孝經援神契云孔子制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使曾子抱河洛事比向孔子筌縹筆衣絳单衣向北辰而拜

王羲之筆經云有人以綠沉漆竹管及鐵管見遺錄之多年斯亦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後為貴乎

崔豹古今注云今士大夫簪筆佩劍言文式之道備也

晉蔡洪赴洛中人問曰吳中舊姓何如荅曰吳府君聖朝之盛佐明時之儀朱永長理物之宏德清選之高聖嚴仲淵九臯之鴻鵠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龍鴻鵠之徘徊懸鼓之待槌此諸君以洪筆為鋤耒以紙札為良田以玄墨為稼穡以義理為豐年世稱紙筆

文士傳云成公綏口不能談而有劇問以筆荅之見其深智

吳闞澤為人傭書以供紙筆

世說王羲之得用筆法於白雲先生先生遺之鼠鬚筆又云鍾繇張芝皆用鼠鬚筆

魏曹公聞吳與劉先主荊州方書不覺筆墜地

何晏亦同司馬宣王欲誅曹爽呼何奏奏宜上郡名晏驚失筆於地

晉王珣字元林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人說曰君當有大手筆後孝武哀策謚文皆珣所草又

是王
東亭

漢書張安世持臺簪筆事孝武數十年以備顧問可謂忠謹矣

梁書紀少瑜字幼瑒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錢管筆授之云我以此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遂進梁鄭灼家貧好學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必削而用之

隋劉行本累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視持至御座則承御大夫取以進

之及行本為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曰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能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柳公權為司封負外穆宗問曰筆何者書對曰用筆在心正心正則書正上改容知其筆諫景龍文館集云中宗令諸學士入甘露殿其北壁列書架架上其書學士等略見有新序說苑塩鐵潜夫等論架前有銀硯一碧鏤牙管十銀

西盛紙數十種楊子法言云孰有書不由筆者
不由舌吾見天常為帝王之筆舌也

論衡曰智能之人須三寸之管一尺之筆然後
能自通也

曹真字叔通常慕叔孫通為漢書儀夜則沈思
寢則懷鈔筆行則誦文書當其念至忽忘所之
韓詩外傳曰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
日三夜簡子問其故對曰臣以為諂諂之臣墨
筆執牘從君之後伺君過而書之

司馬相如作文把筆常齧之似魚食毫陸士衡賦云
或含毫而逸然

梁元帝為湘東王時好文學著書常記錄忠臣
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金銀雕飾或
用斑竹為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
者用銀管書之文章瞻逸者以斑竹管書之故
湘東之譽播於江表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給
漆筆四枚銅博山筆床副焉

歐陽通謂之子善書瘦怯於父常自矜能書必

以象牙犀角為管，狸毛為心，覆以秋毫松煙為墨末，以麝香紙，必須用緊薄白滑者，乃書之，蓋自重也。

柳惲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坐客以筯扣之，惲驚其哀韻，乃製為雅音，後傳擊琴自筆捶之始也。

史記相如為天子遊獵之賦，賦成，武帝令尚書給其筆札。

又漢獻帝令荀悅為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

札

江淹夢得五色筆，由是文藻日新，後有人稱郭璞取之，君子有三端，一曰文士之筆端。

漢班超常為官傭書，又勞苦，乃長筆曰大丈夫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焉能又事筆硯。

陸雲與兄士衡書曰：每當見兄文思欲焚筆硯，魏明帝見殿中侍御史簪白筆，側皆而立，問曰：此何官也？辛毗對曰：御史簪筆書過，以記陛下。

不依古法者今者直備官珥筆耳

左思為三都賦門庭藩溷必置筆硯十稔方成
薛宣令人納薪以炙筆硯

又魚豢魏略曰顏斐字文林為河東太守課人
輸租車使置薪兩束為炙筆硯風化大行

襴衡為鸚鵡賦於黃祖座上祖六筆不停綴又

阮瑀暖筆草檄立成曹公索筆求改卒無下筆

處

傷雄謂天下上計考庫會即把三寸弱翰油素

四尺以問其異見墨譜

史記西門豹為鄴令投巫於水復投三老乃簪
筆磬折向河而立以待良久

崔豹古今注云牛亨問彤管何也荅曰彤赤漆
耳史官載事故以赤管言以赤心記事也

曹公欲令十吏就蔡琰寫書姬曰妾聞男女禮
不親授乞給紙筆一月真草唯命于是繕寫送

之文無遺誤

王粲才高辯論應機屬文舉筆便成鍾繇王朗

名為魏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闕筆不敢措手
袁子正書云尚書以六百石為名佩契刀囊執
版右箬筆焉

僧智永學書舊筆頭盈數石自後瘞之目為退

筆塚見筆

孔子世家云孔子在位聽訟文辭可以與人共
者不獨有也至於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
之徒不能贊其一辭

薛宣為陳留下至財用筆研皆為設方略利用

必令省費也

王充好理實閉門潛思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
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

謝承後漢書云楊珉字機平平零陵賊為荊州
刺史趙凱橫奏檻車徵之仍奪其筆硯及齧臂
出血以簿中白毛筆染血以書帛上具陳破賊
之形勢及言為凱所誣以付子弟請闕詔原之
王隱晉書陳壽卒洛陽令張泓遺吏賞紙筆就
壽門下寫三國志

謝莊傳云時宋世祖出行夜還勅開門莊居守
曰伏須神筆乃敢開門

王僧虔傳云齊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
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

孔稚圭上表曰聖照玄覽斷自天筆使麋字幼
簡侍中袁詠推慕之贈鹿角書格蟬硯象牙筆

管

陶弘景字彥通年四五歲常以荻為筆畫灰中
學書遂為善隸

范岫字懋實濟陽考城人每居常以康潔著稱
為晉陵太守雖牙管一雙猶以為費

太公陰謀筆之書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
不活蔡邕與梁相復惠善墨良筆下工所無重
惟大恩厚施期於終始

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貴賤皆執笏縉紳之士
者縉笏而垂紳帶也有事則書之故常藉筆今
之曰筆是其遺象

禮云史載筆士載言注云謂從於會同各持其

職以待事也。筆謂書具之屬。
典略云：路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邕為丞相筆，謀
祭酒曹操，令枉狀奏孔融。融誅之後，人觀粹所
作，無不嘉其才而忌其筆。

二之造

常仲將筆，墨方於口梳梳，兔毫及青羊毛去其
穢毛，訖各別用。施掌庸正毫，峯端各竹扁極
令勻調，平好用。衣羊青毛，毛去兔毫頭下二分
許，然後合扇卷令極固。庸頡訖以所正青羊毛

中截用衣筆，中心名為筆柱，或曰墨池。承墨復
用毫青外，如作柱法，使心齊，亦使平均。庸頡內
管中寧心，小不宜大。此筆之要。王羲之筆經曰：
廣志會獻云：諸郡獻兔毫，出鴻都門，惟有趙國
毫中用。世人咸云：兔毫無優劣，筆手有巧拙。意
謂趙國平原，廣澤無雜草木，惟有細草，是以兔
肥肥則毫長而銳，此則是也。凡作筆，須用秋兔
秋兔者，仲秋取毫也。所以然者，孟秋去夏，近其
毫焦，而令匠人作之。匠者醉因失之，惶懼乃以

已鬚製上甚善詰之工以實對郡牧乃令一戶
必輸人鬚或不能逮輒責其直

宣城之筆雖管管至妙而佳者亦少大約供進
或遠寮為之則稍工又或以鹿之細毛為之者
晉王隱筆銘云豈其作筆必兔之毫調利雖
禿亦有鹿毛蓋江表亦少兔也往往商賈齋其
皮南渡以取利今江南民間使者則皆以山羊
毛為獨中亦有用羊毛為筆者往往亦不下兔
毫也

今之飛帛書者多以竹筆尤不佳宜用相思樹
皮焚其末而溼其柄可隨字大小作五七枚妙
往往一筆書一字滿一八尺屏風者

墨數云王逸少筆勢圓先取崇山絕頂中兔毛
八九月收之取其筆頭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
腰強者妙今之小學者言筆有四句訣云心柱
硬覆毛薄尖似錐齊似鑿

歐陽通自重其書必以象牙犀角為管雖毛為
心覆以秋毫見版中

秦蒙恬為筆以狐狸毛為心兔毛為副見博物志

蜀中出石鼠毛可以為筆其名散

李陽冰筆法訣云夫筆大小硬軟長短或紙絹心散草等即各從人所好用作之法匠須良哲物料精詳入墨之時則毫副諸毛勿令斜曲每因用了則洗濯收藏惟已自持勿傳他手至於時辰其書興采不過百字更有執提之勢用筆緊慢即出於當人理無確定矣

今有以金銀為泥書佛道畫其筆毫纒可數百莖濡金泥之後則鋒重澁而有力也

淮南王萬畢術曰取桐燭與朽木及蠟俱內甬中百日以為筆畫酒自分矣

三之筆勢 註音附

老子曰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夫四譜之作其用者在於書而已矣故以筆勢一篇附之

真誥曰三皇之世演八會之文為龍鳳之章雲

篆之跡以為頌形梵書分破二道壤真從易配
別分支乃為六十四種之書又真誥曰三君手
迹楊君書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細大較雖效
却暗筆法力兼二王而名不顯者當以地微兼
為二王所抑祿書學揚而
字體勁利

又云八會書文章之祖也夫書通用墨者何蓋
文章屬陰自陰顯於陽也

又云神僊之書乃靈筆真手也
時人咸云兔毫無優劣筆手有巧拙

王羲之筆勢論云凡欲書時先乾研墨安着水
中研墨須調不得生用生用則漫漬慢澁點筆
之法只可豆許大濕不同大點橫畫之法不得
緩緩即不緊緊筆之法不得急宜卓把筆筆頭
先行筆管須卓豎停則曲也輕捷妙直書之法
也草行之法即任意也

又云初學書時不得盡其形勢先想成字意在
筆前一遍正其手脚二遍須得形勢三遍須少
似本四遍加其適潤五遍加其拽枝須俟筆滑

不待計宜遍數又去手穩為本分開布白上下
齊平得其體勢大者使之令小小者放之令大
自然寬狹得所不失其儀又書法云點之法如
大石當衢或如蹲踞或如瓜子或如科斗落手
之法戔戔若長松之倚溪立人之法如鳥存桂
又云一點失如美人之無一目一畫失如斗女
之無一脰

晏沈友少好李時人以友有三妙一舌妙二力

妙三筆妙

趙壹非草書曰十日一筆月數九墨領袖如皂
唇齒皆墨也

王羲之與謝安書曰復與君此具草所得極為
不少而筆至惡殊不稱意

蔡伯喈入嵩山學書於石室內得素書八幅垂
芒頗欲似篆伯喈得之不食三日惟只大明歡

喜

鍾繇見蔡邕筆法於韋誕自槌三日膏盡青因

嘔血魏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繇求之不與
及誕死繇令人盜掘其墓而得之故知多力豐
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後其消息而用之由是
更妙臨死啓囊授其子會繇能三色書然後最
妙者八分

筆陣圖云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墨者盔甲
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
也結搆者謀略也颯筆之次吉凶之兆也出入
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

右軍云弱紙強筆紙弱筆強者弱之弱者強之
又云草書欲緩前急後斯至訣也又云古謂之
填書今之勒字也墨數云凡書多肉微骨者謂
之墨猪又云凡筆乃文翰之將軍也直宜持重
又云凡者必使心志於筆手忘於書心手墳情
書不安想要在求之不得考之即彰

王逸少先學於衛夫人自謂大能又渡江北遊
名山見季斯曹喜書又之許見鍾繇梁鵠書又
重之又入洛見蔡邕石經張味華嶽碑始知

夫人書徒費年月耳遂無眾家習之特妙

衛夫人見其書之書語太常王策此兒必見也

設也妾近見其書有老成之志因流涕曰子必

藏吾書晉安帝時世郊發文命更無之
工人削之義之筆已入七分

虞世南筆髓云夫書須手腕輕虛夫未解書曰

則一點一書皆求像本也乃自取拙見立是書

耶太緩則無筋太急則無骨側管則鈍慢則肉

多豎筆則鋒直乾枯則勢路宜麓而不銳細而

不壯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

又云夫筆長短不過五六寸搦管不過三寸真
一行二草三宜指實掌虛

王方慶於太宗時上其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

九代祖珣八代祖曇七代祖 僧綽六代祖仲

騫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良九代三從伯祖獻

之已下共十卷上令中書舍人崔融為寶章集

叙其事以賜舉朝為榮

貞觀六年正月八日令整理御府今古法書鍾

王等真跡得一千五百一十卷

漢元始中徵天下小學

張融善草書自美其能帝曰卿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之法答曰臣亦恨二王無臣之法

梁武帝論蕭子雲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踰杜恕美過崔晏當與元帝爭驅其相當如此齊高帝為方伯居處其貧諸子學書皆少紙筆武陵王暉嘗以指畫空中及書堂學之遂工書夫握筆名指一指在上為單鉤雙指為雙鉤指聚為撮筆皆學書之因習也偽蜀士人馮備能

書得二王之法然而以二指插筆管而書每故筆必二分跡可深二三分斯書札之異者也

漢谷永字子雲與婁護字君卿俱為五侯上客人號曰谷子雲筆札婁君卿唇舌

晉王獻之字子敬方學書父羲之常後掣其筆不得乃歎曰此兒當有大名後果能以帚帚泥書作大字方一丈甚為佳妙觀者如堵筆札之妙時稱二王

僧智永於樓上學書有瓦筆頭十甕每甕數石

人求題頭門限穿穴乃以鐵葉裹之謂之鐵門
限後取筆頭瘞之號退筆塚自製銘志

李陽水云夫點不變謂之布其畫不變謂之布
弄方不變謂之斗圓不變謂之環

張伯英好書凡家之木帛皆書而後練

晉書王逸少書字若金帖墨中炳然可愛

張昶字文舒伯英季弟也章草入神八分入妙
隸書入能

劉德升字君嗣能書胡昭鍾繇俱善書胡書體

肥鍾書體瘦亦各有君嗣之美

王羲之曠之子早於其父枕中竊讀筆說父恐
其幼不與乃拜泣而請之

王僧虔博涉經史兼善草隸齊太祖謂虔曰我
書何如卿虔曰臣正書第一陛下草書第二正
書第三臣無第二陛下無第一上笑曰卿善為
辭也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又高祖嘗與僧虔
賭書畢帝曰誰為第一虔曰臣書臣中第一陛
下帝中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謀也

歐陽詢書不擇紙筆皆能如意褚遂良湏手和墨調精紙良筆方書

張旭得筆法傳於崔邈顏真卿自言始吾觀公主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得其神飲醉輒書揮筆大叫以頭搥水墨中天下呼為張顛醒後自觀以為神異不可復得也長沙僧懷素好草書自言得草書三昧

魏明帝起凌雲臺先釘榜未題之乃以籠盛韋誕輓輓引上書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及

下鬚髮盡白乃誠子孫絕此措法

天下名書有荀爽理骨藥方帖王右軍借船帖右軍嘗醉書數字點畫象龍爪後遂有龍爪書宋太祖問顏延之諸子誰有卿風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復得臣義躍得臣酒

蕭隸貧無紙止畫牕塵以奉書

羲之永和九年製蘭亭序乘興而書用蠶蠶紙鼠鬚筆適媚勁健絕代更無太宗後於玉華宮大漸語高宗曰若得蘭亭序陪藥即終無恨矣

高宗涕泣而從之

世傳宣州陳氏世能作筆家傳右軍與其祖求
筆帖後子孫不能作筆至唐柳公權求筆於宣
城先與二管與其子曰柳李士如能書當與此
筆不爾如退遺即可以常筆與之未幾柳以為
不入用別求遂與常筆陳云先與者二筆非右
軍不能用柳信與之遠矣

係故事州李
每得筆必走

奉毋每畫地書具草皆知也

衛恒每書大字於酒肆令人開之納直以償酒

價直足則掃去之

唐太宗筆法云攻書之時當收視聽絕慮怡神
心正氣和則契於玄妙心神不正字則散斜志
氣不和字則顛仆如魯朝之器也

又云為點必收貴緊而重為畫必勒貴澁而遲
為擊必掠貴險而勁為堅必努貴戰而椎為戈
必潤貴遲疑而右顛為環必節貴感鋒而惣轉
為波必殊貴三折而遺毫

前蜀王氏朝倫相王錯字鱣祥家藏書數千卷

一一皆親札并寫藏經每趨朝於白藤擔子內
寫書書法尤謹近代書字之淫者也

四之雜說

在昔受爵者必置書於草詔者謂之潤筆鄭譯
隋文時自隆州刺史復國公爵李德林作詔
高祖戲之曰筆頭乾譯答曰出為方牧杖策而
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帝大笑

梁簡文為筆語十卷

今出莫
得見

幽明錄賈弼夢人求易其頭明朝不見人見悉

驚走弼自陳乃信後能半面笑半面啼兩手兩
足并口齊奮五筆書成文辭各異

齊高洋夢人以筆點其額王曇首賀曰王當作
主吳孫權夢亦同賀循解之

梁紀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錢管筆授之後
文章大進

見中

搜神記曰王祐病有鬼至其家留亦筆十餘所
於薦下曰可使人簪之出入辟惡舉事皆無恙

乙凡與書皆無恙

西陽雜俎云大曆中東都天津橋有乞兒無兩
手以右足夾筆寫經乞錢欲書時先擲筆高尺
餘以足接之曾無失落書於尤楷

石晉之末汝州有一高士不顯姓名每夜作筆
十餘付其室家至曉闔戶而出面皆鑿壁貫以
竹筒如引水者或人置三十金則一管躍出十
筆告事雖勢要官府督之亦無報也其人則携
一盞吟嘯於道宮佛庙酒肆中至夜酣暢而歸
其匹婦亦怡然自得復為卜管來晨賀之如此

三十載後或携室徙居杏不知所諸人有後數
十年復見者顏色如故時人謂之筆僊

魏末傳曰夏侯大初見召還路絕人道不畜筆
其謹慎如此

今之筆故者徃徃尋不見或會府吏千百輩用
筆至多亦不知所之或云鬼取之判冥

昔有僧惠遠製渾繁經疏訖呪其筆曰如合聖
意此筆不墜乃擲於空中卓然不落

唐越州法師神楷造維摩經疏亦然後迎入長

安

酉陽雜俎云長安宣平坊有賣油而至賤者人
久疑之逐入樹窟乃蝦蟇以筆答簪盛澍津以
示於人發掘而出尚挾荅瞪目氣色自若今都
會間有運大筆如椽者寫小字小如半麻粒許
瞬息而就或於稻之上寫七言詩一絕分間布
白歷歷可愛

翽史云術士如得一故筆可令於都市中代其
受刑術者即解化而去謂之筆解

本草云筆頭灰多年者燒之水服可以療弱寒
之病列仙傳李仲甫潁川人東漢桓帝時賣筆
遼東市上一筆三錢無直亦與之明旦有成筆
數十束如此三年得錢輒弃之道中

魏王思為大司農性急常執筆作書蟬集筆端
驅去復來思怒逐蠅不得還乃取筆擲地毀之

又蠅集符野筆以傳赦聖明王孟符融密議於
大舍蛇入自歸

謂鳴也其筆如去於市中
則其少小人也筆日官今大赦

御史臺記云臺中尚攝攝者古之肅泮也故有

掌楫筆每署事必舉筆當額有不能下筆者人
竟為高楮筆往往自臺拜他官執筆亦誤作臺
楫者人皆笑之德宗在奉天與渾瑊無名官告
千餘軸募敢死之士賜瑊御筆一管當戰勝量
功代即署其名授之不足即以筆書其身
唐相裴休早隸業於河內之太行山後登顯位
建寺於彼目為化城寺旋授太原節鎮經由是
寺寺之僧粉額陳筆視俟裴公親題之裴公神
情自若以衣袖搵墨以書之尤甚適徃歸侍

婢訝其濡渥裴公曰向以之代筆采

王子年拾遺記云任末

學無常師或依

林木之下編茅為庵削荆為筆刻樹汁以為書
夜則映月望星暗則燃蒿自照

劉峻與沈約范雲同奉梁武策錦被書咸言已
整而峻請紙筆更疏十事在座皆驚失色

晉陸士龍云魏武帝劉婕妤以七月七日折瓠

瑤筆管此其時也出時照

會稽典錄云盛吉拜延尉每冬月罪囚當斷其

妻執燭吉持丹筆相向唐書

晉春秋云何禎少孤常以縛筆識為業善為

智計由是知名

王隱始著國史成八十八卷屬免官居家家貧

賈筆札不能就遂南遊陶侃又還江州投庾元

規規乃給其筆札其書遂成

天合百錄云西天龍猛尊者常用葉筆點山石

為金寶濟施千人

唐法師楚金刺血寫經筆端常有舍利

古者吏道必事刀筆今亦有藏刀於管者

又云段成式以葫蘆為筆以贈溫飛卿書在詞林門

柳公權不能用義之筆

今之職官斷大辟罪者署案訖必尋毀其筆蓋

彰其惻隱也醫工常取之燒灰治驚風及童子

邪氣

謝承後漢書云劉祐為郡主簿郡將之子出錢

付之令買果實祐悉買筆墨書具以與之

魏管輅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床

上當有封銜筆小六共視漢史失之果然

諸葛恪父瑾長面似驢孫權大會群臣使人牽一驢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愉恪跪乞筆益兩字因聽與之恪續其下之驢舉坐大笑乃以驢賜之

趙伯符為丹陽郡嚴酷典筆吏取筆失旨頓與五十鞭

羅什撰譯伯肇執筆定諸詞義學者宗之

魏略張既為郡小吏而家富自念無自達乃畜

好方筆預奏伺譖

奉之

吳孫權常夢北面頓首於文帝顧而見日俄而

日變為三月忽見一人從前以筆點額流血於

前懼而走之狀似飛者復墜於地齋以問術士

然循循曰吉祥矣大王必為吳主王者人之首

額者人之上王加點主字也在前而來王者之

群臣也雖主意未至而群下且迫矣血流在前

敬令明白當從王出也權乃詢之大臣遂絕於

魏參應中童謡曰二月盡三月初桑生帳礫柳

葉舒荆筆楊拔行詔書後王瑋殺汝南王瑒帝
以白虎幡宣詔收瑋誅之瑋手握青紙謂監刑
者曰此詔書也蓋此應也

宋雲行記云以魏神龜中至烏菴國又西至本
釋迦往自作國名磨休玉有天帝化為婆羅門
形語五日我甚知聖法須打骨作筆剝皮為紙
取髓為墨王即依其言遣善書者抄之遂成大
乘經典今打骨處祀為琉璃

桐燭筆分酒

見門

夢書云夢筆硯為縣官文書所速也

又云夢得筆硯憂縣官又云磨硯染筆詞訟陳
也

古詩云有客從南來遺我一把筆

國語云智襄子為室美士茁懼曰臣秉筆事君
記曰高山浚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
今土木勝臣懼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莊子曰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
筆利墨在外者半

東觀漢記末平年神爵集宮殿官府

今作神爵頌除蘭臺令史迂郎中

晉書赫連勃勃謂隱士京兆韋祖思曰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為帝王若我死之後汝等弄權尚置吾何地遂殺之

賀循侍陳敏之叛詐稱詔書以循為丹陽內史

循辭以脚疾不奉制 又服寒食輒露髮袒身

示不可用敏竟不敢逼

劉裕之侍宋高祖素拙於書穆之曰此雖小事

然宣被四遠願公小復留意高祖終不能以稟分有自穆之乃曰公但縱筆大字徑尺亦無憊大既足有所苞且其名亦美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

宋世祖歡飲令群臣賦詩沈受之手不知書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受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上令顏師伯執筆受之曰微生值多幸得逢金運恩朽老筋力盡徒步過南岡辭原成聖世何愧張子房上其悅更美其辭矣

高震玩之少閑刀筆汎涉文史

後魏世宗常勅建厨淑肇有所降怒肇不從曰
陛下自能恕之豈能令臣曲筆

稽令筆銘採管龍種拔毫秋兔

陸雲與兄棧書曰案視曹公器物筆枚所希聞
黃初二年劉媵奸折之見此復使悵然又有感
處筆亦如吳筆又有琉璃筆一枚

王允將誅蔡邕馬日碑曰伯喈時世逸才多識
漢事當續後漢為世大典允曰武帝不殺司馬

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今不可使佞臣執筆在
幼主左右無益聖德吾黨復蒙訕謗

後漢來歙伐公孫述為刺客傷腰召蓋延以厲
軍事自書遺表訖投筆抽刃而絕光武省書攬
涕

後漢周磐字堅伯年七十三朝會集論終日因
令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
於陰室之與豈吾函之盡乎若命終編二尺四
寸簡馬兜與一箱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

搜神記蒼州有神祠自稱黃石公祈者持一雙
筆及紙墨投於石室中言吉凶有聲而無形
石晉朝丞相趙莖布衣時常以旁通之分禱於
華嶽廟是夜夢神遺以一筆二劔始猶未寤既
而一踐廊廟再擁節旌

近朝丞相馬裔孫幼子祿禱於上羅夢神與二
筆一大一小後為翰林才士及知貢奉自謂應
之大拜之日堂史進二筆大小與夢相符
石晉之相和凝少為明經夢人與五色筆一束

自是文彩日新擢進士第三公九卿無所不歷

尤質愁華子校閱于鶴夢山房

鶴夢山房
氏新雕

卷之三



